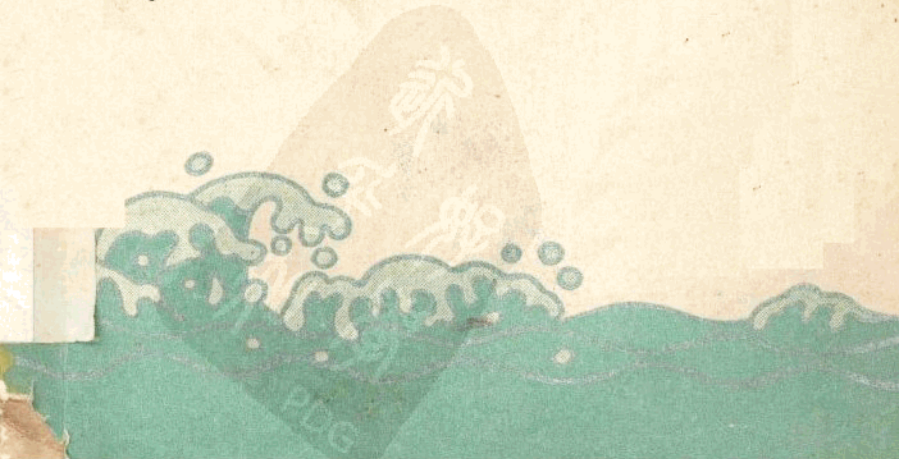




隴東道情劇

楓洛池



內 容 提 要

汉末，权奸梁冀，苦害百姓，命其爪牙議郎牛貴監造陂洛池，司農馬榮广选民女。牛馬平素不睦，牛編造歌謠，述說馬女瑤草之美，梁向馬索草，馬假意許之，暗中逼迫漁女鄔飛霞冒称瑤草以献梁冀。飛霞父女逃走。馬再逼瑤草，瑤草抗命夜逃，与鄔氏父女会于学士簡人同家。梁府校衛追至，飛霞渡草过江逃避。校衛逼殺鄔父，并欲血洗漁村。飛霞为救全村百姓，并报父仇，遂自称瑤草去至梁府。人同、瑤草亦赴义赶来。梁疑心刺客，当堂辨草。飛霞智迫馬榮認己为女，从而救了瑤草、人同，刺死梁冀，并得到修池漁民及其未婚夫杜若义的帮助，殺了牛貴，焚燒洛池，投往广陵聚义。

前 言

道情是甘肅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民間小戲，主要流傳在本省東部慶陽、環縣一帶。過去都是用皮影表演的。

早在陝甘寧邊區的時候，延安就有一部分音樂工作者對道情曲調進行過搜集、整理。1952年冬，甘肅省文化事業管理局曾派人到慶陽將它的一些基本曲調進行了彙集。1953年4月，道情藝人出席了全國第一屆民間音樂、舞蹈觀摩演出大會，演出了“孫悟空反天宮”的片斷，頗受觀眾歡迎。同年7月，省文化事業管理局又以出席北京的道情班為基礎，成立了道情業余劇社。

大躍進以來，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正確指導和有力鼓舞下，慶陽劇團和省秦腔劇團先後把它初步搬上舞台，試驗演出“沙宮”“劉巧兒”“六姑娘”等折子戲。省文化局根據這幾年的摸索經驗和舞台演出初步取得的經驗以及廣大群眾歡迎的情況，決定把它發展成新的大型戲曲。於是更全面、更深入地進行了挖掘、整理和加工等工作；並決定成立了甘肅省戲曲劇院道情劇團。“楓洛池”就是較有成就的節目之一，也是劇團向國慶十周年的獻禮。

敦煌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1959年8月5日



夜 逃



辨 草

人 物

鄮飛霞：洛水漁女。十八歲。

鄮洪：飛霞父。漁夫。六十歲左右。

杜若義：飛霞未婚夫。二十歲左右。

馬瑤草：大司農馬榮之女。十八歲。

簡人同：洛陽名士。二十歲左右。

紅桃：瑤草貼身丫環。十七歲。

梁冀：东汉桓帝时太师。六十歲。

馬榮：大司農。六十歲左右。

牛貴：議郎。四十歲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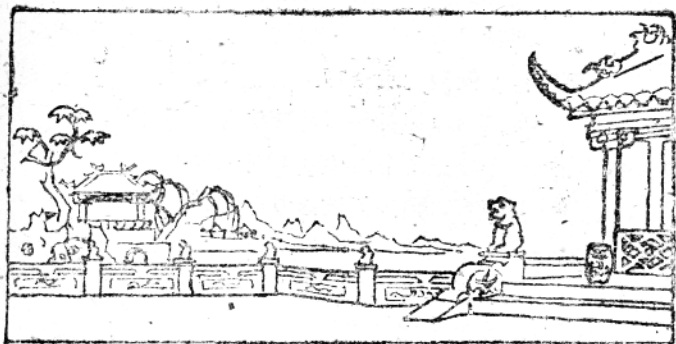
馬興：大司農府督管。三十歲左右。

牛旺：議郎府家丁。三十歲左右。

梁府差官、校衛、女侍等各若干人。

場 次

第一場	遊池	1
第二場	誑嫁	7
第三場	抗父	19
第四場	夜逃	24
第五場	俠代	29
第六場	辨草	43
第七場	刺梁	62



第一場 遊 池

時 間：東漢末，某年中秋節前數日。

地 點：楓洛池畔（洛陽城郊梁冀的別墅）。

〔楓紅如醉，桂花盛開。管絃吹皺一池秋水，百槳蕩開萬道清波。奸賊偶作龍舟之戲，歌女夾岸曼舞而來。架船娘穩住龍舟，二侍女持壺捧盤跪迎岸上。梁冀手持銀杯微醉登岸。二侍女打扇隨上。〕

梁 冀：（猛然回顧）嘿！（打扇侍女慌忙驚退，梁怒目環顧，捧盤侍女忙來接杯，梁望杯中殘酒猛向侍女臉上潑去，侍女慌跪，捧盤過頂，梁擲杯盤上。）

哈……想我梁冀呀！

（唱）數十年帝王夢朝思暮想，

喜今日縛蒼龍困鎖漢皇。
洛江上造金屋楓林為幃，
單等到四方寧靖俺便要滅漢興梁。
臨秋風乘酒興風光醉賞，

嚙來！（飲罷之後）呀！

望落日染楓林好似那醉佳人拜倒兩行。
一个个一个个山呼萬歲震天响，
口声声口声声但道這萬壽無疆。

哈……（歸座）

（唸） 梁家世代為將相，
一門七侯鎮八方；
漢室天下吾執掌，
順者生來逆者亡！

某，太師梁，漢室為臣。是我以在洛江之上，跨地千里，征集民伏，修造楓洛池。眼看工程告竣，今當秋高氣爽，醉賞洛池風光，好一派美景也！（飲酒。牛貴上）

牛 貴：嚙哼！

（唸） 漢室為臣恨官小，
奔走梁府換紫袍。

議郎牛貴參見太師！

梁 冀：議郎何故來遲？

牛 貴：下官督促民伏修造貯嬌閣，一步來遲，太師恕罪！

梁 冀：怎麼，貯嬌閣尚未修起？

牛 貴：只因逃走一伙修池民伏，故而貽誤工期。

梁 冀：啊！胆大刁民，竟敢私自逃走！何人為首？

牛 貴：洛水漁民杜若義等。

梁 冀：为何不去追捕？

牛 貴：逃亡众多，追捕不及。

梁 冀：說什麼追捕不及，分明辦事不力。將督工斬首！

侍女甲：哎呀！兄長……（手中酒盤落地）

梁 冀：何人喧嘩？（侍女甲顫抖，梁厉声地）什么人？（侍女甲慌跪）殺尔兄長，敢莫有怨謗之意？（女驚不敢回話，梁拂袖，女驚倒）殺！（四武士架侍女甲下）

梁 冀：牛議郎！

牛 貴：太……太師！

梁 冀：速速追殺私逃民伋，務將为首之人杜若义等生擒活捉！

牛 貴：是是是。

梁 冀：再征民伋，臂膀之上打下烙印，赶修洛池！

牛 貴：太師放心。修起洛池，只消十日。

梁 冀：嗯！前番命那簡人同进献楓洛池賦，可曾作好？

牛 貴：下官也曾親自去催，只是簡人同再三推托，念他洛陽名士，未便过分催逼。

梁 冀：哼！一介寒儒，竟敢如此狂傲！对他言講，務必將賦献來！只是命那馬榮老兒广选美女，至今既未选齐，又无絕色，真正可惱！

牛 貴：（背白）哎呀且住！馬榮老兒平日以在太師面前爭功夺寵，欺压于我。何不趁此机会叫他把親生女兒献与太師，充当歌姬，貽笑朝廊。（轉对梁-）啊，太師，洛陽有一絕色美人，不知馬司農可曾选來？

梁 冀：美人安在？

牛 貴：下官但聞其名，未見其面。

梁 冀：未見其面，怎知其美？

牛 貴：都中現有歌謠為証。

梁 冀：你且道來。

牛 貴：太師請听！

（唸） 洛陽有一草，

人間無價寶。

孔雀羞開屏，

百花恨香少。

（唱） 文官聞香忙下轎，

武將兜馬繞三遭，

長嘆一聲歸去了，

但恨此草府門高。

梁 冀：此女何名？

牛 貴：名叫瑤草。

梁 冀：竟有這等佳人！速命馬榮來見。

侍女乙：馬司農來見！（幕後聲：“馬司農來見！”）

牛 貴：下官告退。嘿！

（唸） 編造歌謠看笑話，

一場飛禍到馬家。（下）

馬 榮：（上）嗯哼！

（唸） 只要博得太師笑，

那管民女哭嚎陶。

下官馬榮參見太師！

梁 冀：大司農近日為老夫選美，多受辛苦。

馬 榮：當得效勞。

梁 冀：但不知可有絕色佳人？

馬 榮：非是下官夸口，所選美女，敢道艷絕古今，西施、王嬙

遜色！

梁 冀：嘿……你道西施、王嬌遜色，我看這些美女不如一草！

馬 榮：太師休取笑！

梁 冀：呃！瑤草名滿京都，難道司農不知？

馬 榮：哎呀！原來太師問的是小女瑤草。

梁 冀：怎麼，瑤草就是令媛？哎呀呀，老夫不知其情，司農休怪！

馬 榮：下官不敢。

梁 冀：既是令媛，老夫怎好要她過府。

馬 榮：是啊，小女平庸無才，下官怎敢送過府來。

梁 冀：呃！司農你太謙了！

馬 榮：太師過獎了。

梁 冀：啊！

馬 榮：這……

梁 冀：這……

馬 榮：啊……

梁 冀：哈……

梁 冀：嘿……

馬 榮：（背白）哎呀且住！太師逼我獻女，這……我自有主意。（對梁）啊太師，若不嫌棄，願將小女送過府來。

梁 冀：哎呀！這怕使不得。

馬 榮：哎，太師呀！

（唱）老太師在朝中德高望重，

待下官恩義好難報盛情。

送小女入府來朝夕侍奉，

不过是聊表我一片赤誠。

梁 冀：哈……

(唱) 大司農送令媛主意既定，
老夫我也不好再却盛情。
選吉日卜良辰花轎去迎，
入府后定將她另眼看承。

大司農，令媛過府，老夫定要將她另眼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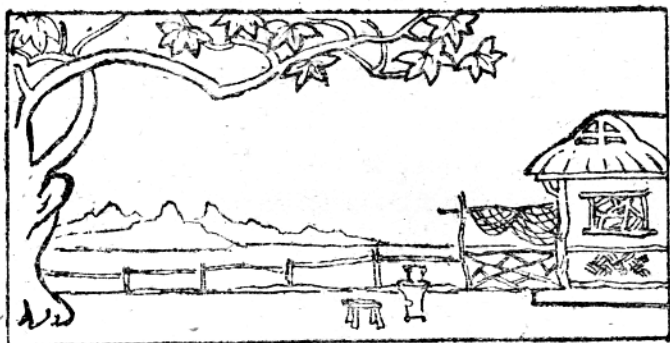
馬 榮：謝太師！

梁 冀：打道回府。

馬 榮：送太師。

梁 冀：免！(下)

——二幕閉——



第二場 詎 嫁

時 間：中秋節早晨。

地 點：漁戶鄔家庭院。

〔二幕前：〕

馬 興：（內白）啊哈！（上）在下大司農府督管馬興。奉了老爺之命，尋訪絕色女子。是我走遍了洛陽城三十六街、七十二巷，所見的姑娘、媳婦，何止千萬。唉，一個也沒看上。誰知昨日路過江岸，見一個打漁的姑娘鄔飛霞。哎呀！這個美呀！不用說那個模樣，但說這個手——哎，也別說這個手，就說這一走——反正我也說不上來。一個字：美！我即刻飛馬揚鞭，報與我家老爺。我家老爺叫我前去將她認作義女，冒充我家小姐馬瑤草，送入

梁府充当歌姬。漁女若还得寵，我家老爺的官兒不消說要提上一提。就是我馬興，也少不了許多的好處。正是：

（唸） 老爺主意妙，

認女換紫袍。（下）

〔二幕开：鄔飛霞坐院中对爐揮扇煎藥。〕

鄔飛霞：（唱） 鄔飛霞坐愁城恨逢中秋，

年年佳節使人愁。

自从八歲娘死后，

十年撒網大江流。

打得魚肥人消瘦，

魚价不漲官稅稠。

似这般

清貧日月長相守，

那知飛禍又臨頭。

恨梁冀修洛池杜郎抓走，

打伤了老爹爹病臥床頭。

嘆杜郎身在洛池忍飢挨餓日夜做工把苦受，

嘆爹爹白髮蒼蒼慘遭毒打思媚憐女泪悲流。

飛霞我每日里辛勤伺候，

幸喜得父病初癒稍解憂。

对爐火揮小扇江風入袖，

望寒江思杜郎翹盼歸舟。

〔坐爐旁揮扇煎藥，鄔洪捧衣上。〕

鄔洪：飛霞，飛霞。

鄔飛霞：爹爹。

鄔洪：兒呀，將若义这件衣衫快快补好，为父也好送往洛池探

望于他。

鄒飛霞：爹爹病体初癒，還是孩兒給他送去了吧。

鄒洪：為父病已痊癒，我兒不必挂心！

鄒飛霞：爹爹，孩兒與你一同前去可好？

鄒洪：唉，非是為父不叫我兒前去探望若義，只因梁囊選美甚急，我兒前去多有不便。

鄒飛霞：（若有所思）……

鄒洪：兒呀，洛池总有修起之日，但等若義回來，與你們早完花燭就是。

鄒飛霞：爹！（害羞）藥已煎好。（捧藥罐）

鄒洪：放在屋中，少時再用。

〔飛霞捧藥下。鄒洪歸坐。簡人同上。〕

簡人同：（內白）嗯哼！（上）

（唱）丹桂飄香染衣袖，

白鷺迎風舞沙洲。

不往公侯豪門走，

探訪漁家到江頭。

啊，鄒老伯！（進門）

鄒飛霞：爹，簡先生來了。

鄒洪：簡先生請坐。

簡人同：有坐有坐。老伯，近日病体如何？

鄒洪：多勞先生挂懷，已然好轉。

簡人同：啊老伯，若義他回來了？

鄒洪：唉！未曾回來呀！

簡人同：怎么他不曾回來？

鄒洪：簡先生何出此言？

簡人同：老伯，學生适才行至中途，聞听人言，若义率領修池民工，逃出洛池——

鄔 洪：
鄔飛霞：啊！他，他……逃出了洛池？

簡人同：是啊，故來相望。誰知他未曾回來。（思索）

鄔飛霞：爹爹，他……

鄔 洪：這……

簡人同：啊老伯，不必擔憂。學生正要洛陽會友，設法打探若义消息，也就是了。

鄔 洪：且慢。那梁冀屢次逼你作賦，此去洛陽，只怕多有不便。

簡人同：哼！奸賊縱然逼迫，其奈我何。

鄔飛霞：簡先生還是小心為是。

簡人同：不勞挂懷。請！（下）

鄔 洪：請！（急進門）兒呀，拿為父衣帽過來。

鄔飛霞：爹爹今欲何往？

鄔 洪：唉兒呀！适才簡先生言道，若义逃出洛池，至今下落不明，待為父去至洛陽打探。

鄔飛霞：爹爹不可！他率眾逃出洛池，那梁冀必然四處追捕，爹爹身入虎口，恐遭不測。

鄔 洪：唉，兒呀！如今若义生死不明，你叫為父于心怎安！

鄔飛霞：這……爹爹用藥之後再去就是。

鄔 洪：事在緊急，還是打探若义消息要緊。

鄔飛霞：爹……

鄔 洪：唉！（无可奈何，急返屋中用藥）

鄔飛霞：（注視若义衣衫，自語）既出虎口，怎不歸家？莫非他

.....

〔飛霞出門。若義上。碰面。〕

鄒飛霞：杜郎！（扑去）

杜若義：禁聲！（飛霞拉若義急進門。關門。凝望。悲喜。）

鄒飛霞：爹！（拉若義歸坐，返身向屋中奔去。鄒洪急上）爹，他回來了。

鄒洪：啊，若義——

杜若義：（扑跪）叩見岳父！

鄒洪：（攙住）兒呀，你回來了！

杜若義：兒，回來了。

鄒洪：（遍撫其身）兒未遭毒手？

鄒飛霞：（拭泪，含笑）爹，他未、未遭毒手。

鄒洪：唉，兒呀！（声泪俱下）

（唱）楓洛池好比那刀山火海，
為父我病床頭日夜挂懷，
飛霞兒她為你愁眉難解，

鄒飛霞：爹！（含羞，拭泪）

鄒洪：唉！

謝蒼天保我兒安然轉來。

杜若義：岳父不必傷心。

鄒飛霞：是啊！他已安然回轉，爹爹理當高興。

鄒洪：哦！今日中秋，一家團聚，理當高興呀……

馬興：（內白）啊哈！（上）

（唸）取寵太師府，
選美到漁家。

開門。